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0 Dec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落实 2019 年《部长级宣言》
所反映的关于处理和遏制世界毒品问题的
所有承诺的后续行动

世界毒品贩运形势

秘书处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概述全球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的最新趋势。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基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掌握的最新信息。

2020 年全球罂粟种植量回升，比前一年增加 24%，而鸦片产量保持稳定，为 7,410 吨。2020 年，阿富汗仍是全球非法罂粟种植面积占比最大的国家。2021 年，尽管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该国的鸦片产量估计达到 6,800 吨，比 2020 年增加 8%。2019 年，全球缉获的海洛因数量继续增加，总量约为 96 吨。古柯树种植面积多年来首次下降，2019 年减少 5%，降至约 234,200 公顷。

大麻药草仍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种植和缉获，而大麻脂的生产仍限于西南亚和北非的少数几个国家，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富汗和摩洛哥。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缉获量比前一年减少 12%，降至 3,779 吨，达到 199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反，全球大麻脂缉获量增加 7%，达到 1,395 吨。同时，2019 年缉获苯丙胺类兴奋剂数量继续增加，创历史新高。

数字互联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全球毒品供应链业务的创新。数字通信平台为毒品运销增添了新途径。尽管海洛因、苯丙胺类兴奋剂、大麻和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线上销售仍局限于深网上的匿名平台，但明网上却在销售通常供应这些传统毒品市场的产品，尤其是合成毒品。

* E/CN.7/2022/1。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发后出现了各种动态变化，一些毒品市场并无变化，另一些则在最初出现中断后迅速恢复，或者投机取巧，变换路线和作案手法。

一.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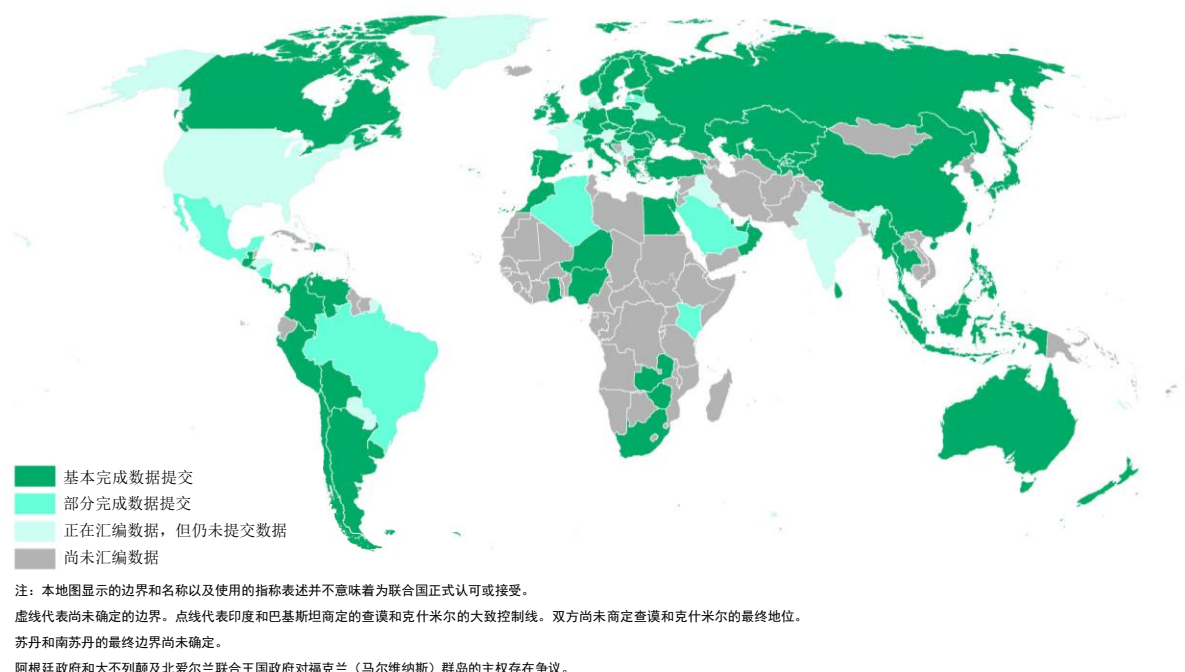
1. 本报告概述全球和区域范围主要毒品非法生产和贩运动态。所作分析包括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获得的信息。虽然全球和区域的估计数据对应的年份是 2019 年，即能够获得完整数据集的最近年份，但在可能和相关的情况下，也更新了 2020 年国家一级的数据。

2. 按现有数据，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及植物类毒品生产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近期开展的几次非法作物监测调查。此外，各国政府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提供了关于毒品贩运模式和毒品缉获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¹

3. 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 86 个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了年度报告调查表中与减少毒品供应相关的单元（A07、A08、A09、A10、A11 和 A12）。在编写本报告时，各会员国都已基本完成（90%）所有这些单元。补充信息来源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公布的官方报告以及《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图一

已提交 2020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毒品供应数据的会员国



¹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数据均基于会员国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全球和区域的估计数据基于《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发布的最新数据集。

二. 毒品作物非法种植和植物类毒品生产的全球趋势

A. 大麻生产

4. 在过去 20 年中，大麻植物栽培技术取得了迅速进展，在欧洲和北美洲尤其如此，这些技术主要侧重于提高 8-9-四氢大麻酚的含量。
5. 在全球范围内，室外大麻种植仍比室内大麻种植更为广泛，这种情况在 2010-2014 年和 2015-2019 年期间均未发生改变。整体而言，2010-2019 年期间，89 个国家报告了室外大麻种植以及与室外大麻种植相关的活动，65 个国家报告了室内大麻种植。会员国报告的趋势表明，在 2010-2017 年期间，全球大麻种植量有所扩大，2018 年有所下降，2019 年又略有增长。
6. 2012-2019 年期间，室内大麻种植的增长大于室外大麻种植的增长。

B. 罂粟种植

7. 鸦片生产仍高度集中，据估计，2015-2019 年期间，97% 的全球鸦片产量仅来自于三个国家。²
8. 2020 年，全球罂粟种植面积回升 24%，达到 294,350 公顷。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增长了 37%，达到 224,000 公顷。³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2015-2020 年期间，全球约 83% 的鸦片都产自该国。⁴
9. 2019 年，全球罂粟种植面积有 69% 位于阿富汗，14% 位于缅甸，9% 位于墨西哥。同年，这三个国家罂粟非法种植面积共占全球罂粟非法种植面积的 92%。
10. 全球鸦片产量长期呈上升趋势，但 2020 年的产量与前一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尽管如此，2020 年的全球鸦片产量达到了 7,410 吨，比十年前增加近 60%，虽然仍比 2017 年报告的历史最高产量（10,240 吨）低 28%。2020 年鸦片产量保持稳定是由于缅甸⁵鸦片产量减少了 20%，同时阿富汗鸦片产量保持稳定。⁶最新估计表明，2021 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估计约 177,000 公顷，下降 21%，而鸦片产量增至 6,800 吨，比 2020 年增长 8%，这是因为每公顷产量有所提高。⁷
11. 2020 年，尽管全球罂粟种植面积有所增长，但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仍减少 11%，降至 29,500 公顷。⁸

²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三分册，《毒品市场趋势：大麻、类阿片》（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³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2020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种植和生产——执行摘要”（2021 年 4 月），及此前的历年调查。

⁴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三分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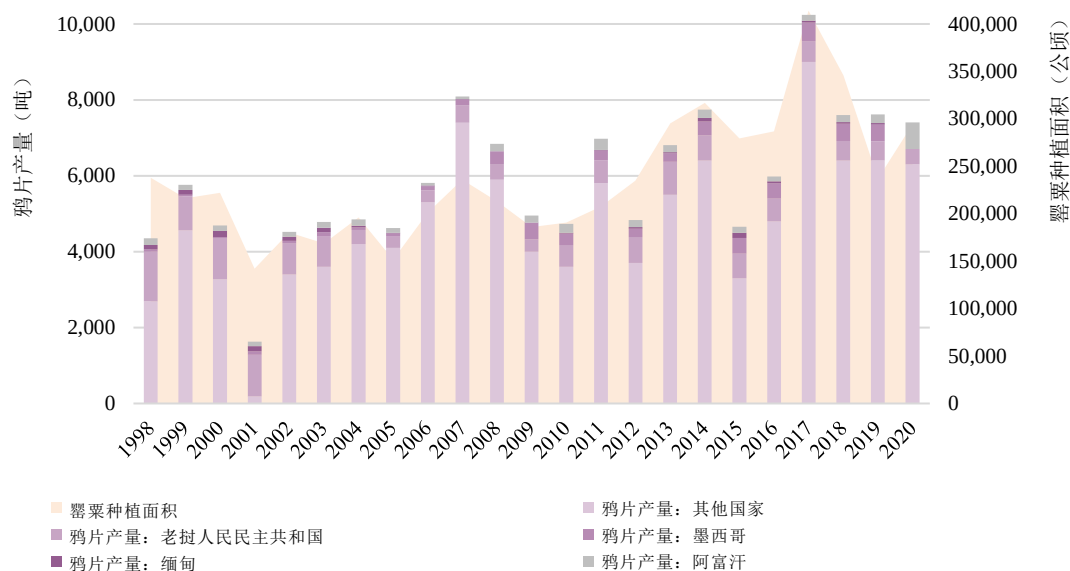
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缅甸鸦片调查：种植、生产和影响》（2021 年 1 月）。

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2020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

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和趋势分析科，“2021 年阿富汗毒品情况：最新发现和新出现的威胁”（2021 年 11 月）。

⁸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缅甸鸦片调查》。

图二

1998-2020 年全球鸦片产量和罂粟种植面积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的鸦片调查，以及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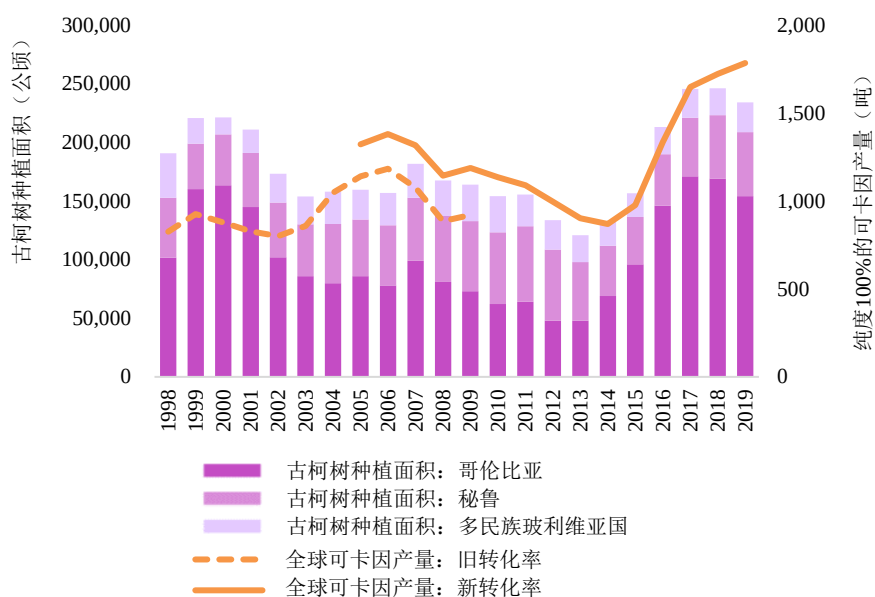
注：2020 年的数据为初步数据。

C. 古柯树种植

12. 古柯树种植面积在 2013-2017 年期间大幅增长，涨幅超过一倍，2018 年保持稳定，并于 2019 年减少 5%，为多年来的首次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哥伦比亚报告的古柯树种植面积减少（9%）所致；秘鲁的古柯树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古柯树种植面积增加了 10%。2019 年，哥伦比亚仍占全球古柯树种植面积的绝大部分（三分之二）；秘鲁仅占不到四分之一，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占 11%。⁹

⁹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四分册，《毒品市场趋势：可卡因、苯丙胺类兴奋剂》（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图三
1998-2019 年全球古柯树种植面积和可卡因产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秘鲁 2019 年及之前古柯树种植的调查）；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不同年份的《国际麻醉品管制战略报告》。

13. 尽管 2018-2019 年期间哥伦比亚古柯树种植总面积减少 9%，但由于此前播种的土地开始产出，有产出的古柯树种植面积仍保持稳定。同时，古柯树种植集中在较为高产的地区，因此古柯叶总产量保持增长，从 2014 年的每公顷 4.7 吨增至 2018 年的 5.8 吨，以及 2019 年的 5.9 吨。在 2020 年，种植面积减少 7%，降至 143,000 公顷。¹⁰

14. 秘鲁古柯树种植自 2015 年以来每年都略有增长；种植面积在 2019 年稳定在 54,700 公顷¹¹，占全球古柯树种植面积的 23%。

15.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古柯树种植面积于 2018 年减少 6%，2019 年增加 10%，达到 25,500 公顷，¹²并于 2020 年进一步增加 15%，达到 29,400 公顷。¹³

三. 毒品缉获和贩运的全球趋势

A. 大麻

16. 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的缉获数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呈上升趋势，尽管每年都有波动，但近年来趋于稳定。在 2009-2019 年期间，全球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缉获数减少了 35%，主要是由于北美洲的大麻药草缉获量大幅减少，这可能反映了执

¹⁰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2020 年对受非法作物影响地区的监测》（2021 年 7 月）。

¹¹ 秘鲁，禁毒信息系统等，“古柯树种植面积监测”，第 3 号报告（2021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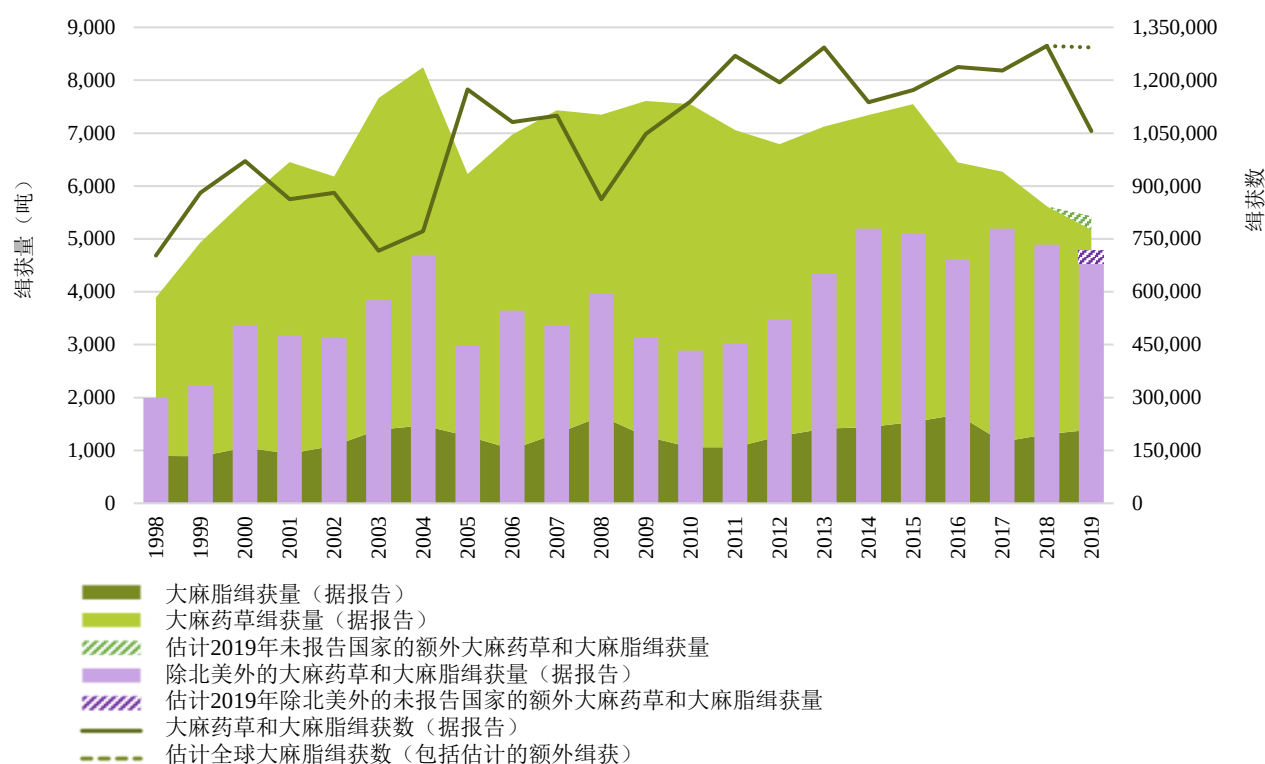
¹²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020 年古柯作物监测》（2021 年 8 月），以及之前的历年监测。

¹³ 同上。

法重点的改变，与一些司法管辖区非医用大麻的非犯罪化和合法化有一定关系。¹⁴除北美洲之外，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缉获量比 2009 年高 44%。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缉获量减少 8%，降至 5,174 吨，这是该缉获量连续第五年减少。除非洲外的所有区域，以及除西非和中部非洲、北非、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东欧外的所有次区域均报告称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缉获量减少。不过，该缉获量减少可能部分是由于某些国家未能在 2019 年提供数据。¹⁵

图四

1998-2019 年全球大麻缉获量与缉获数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2019 年的估计数基于的假设是：与前一年相比，2019 年未报告国家的大麻药草和大麻脂缉获量和缉获数保持不变。

大麻药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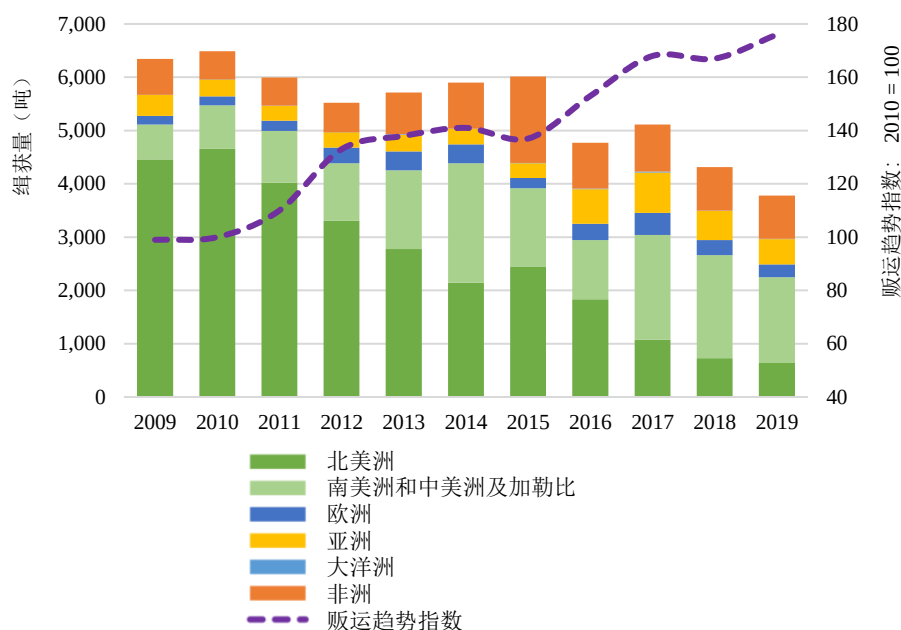
17. 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缉获量比前一年减少 12%，降至 3,779 吨，为 199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洲的缉获量占比最大（60%），其中南美洲的缉获量占全球总缉获量的 34%，北美洲占 17%。在前几年，北美洲国家报告的缉获量占比最大，2008-2018 年期间，平均缉获量占全球总缉获量的 50%。2019 年在全球缉获量中占比最大的其他区域依次是非洲（21%）、亚洲（13%）和欧洲（6%）。

¹⁴ 美国政府问责局，面向国会请求者的报告，《国家大麻合法化：司法部应记录其监测合法化影响的方法》，GAO-16-1（2015 年 12 月）。

¹⁵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三分册。

图五

2009-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缉获量和报告的大麻药草贩运趋势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贩运趋势指数基于会员国报告的大麻药草贩运趋势定性信息。

18. 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缉获总量比 2009 年减少 40%。这主要是由于北美洲报告的缉获量减少（共减少 86%），其中加拿大（91%）、墨西哥（90%）和美利坚合众国（82%）报告的缉获量显著减少。¹⁶

19. 北美洲大麻药草缉获量持续减少，2019 年达到自 2010 年峰值以来的最低水平。

20. 尽管 2019 年的缉获量显著减少，但美国、巴拉圭和哥伦比亚仍是报告大麻药草缉获量最多的国家。在全球报告大麻药草缉获量最大的 10 个国家中，有 7 个在美洲。2019 年，美洲以外地区报告大麻药草缉获量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和尼日利亚。¹⁷

大麻脂

21. 与大麻药草缉获量相反，全球大麻脂缉获量长期呈上升趋势，来自会成员国的定性信息表明，大麻脂贩运量有所增加，尤其是自 2015 年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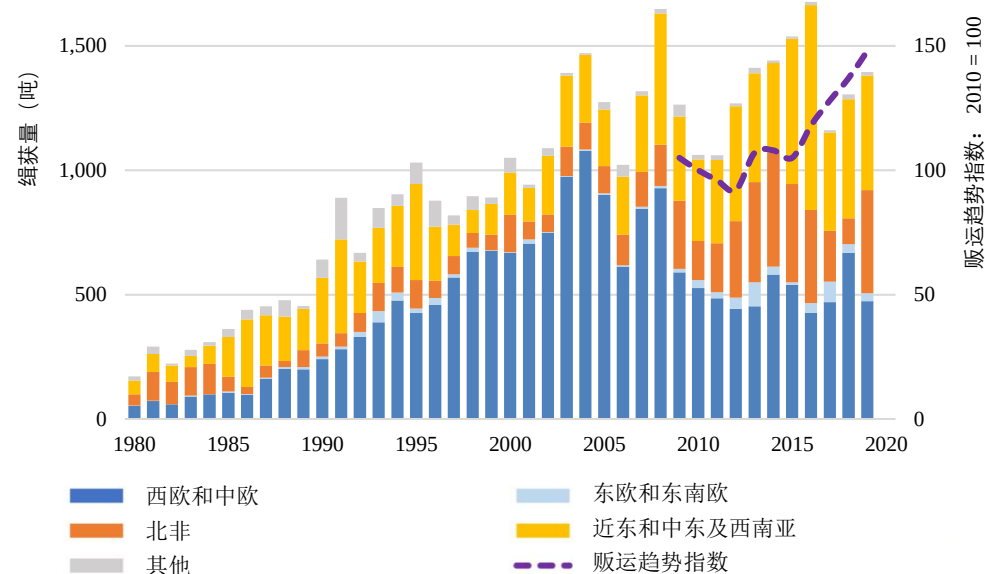
22. 大麻脂贩运仍比大麻药草贩运的地理集中度高。2019 年，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大麻脂缉获量是在西欧和中欧（34%）截获的，其次是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33%），以及北非（30%）。这些区域共占 2019 年全球大麻脂总缉获量的约 97%。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

图六

1980-2019 年全球大麻脂缉获量和报告的大麻脂贩运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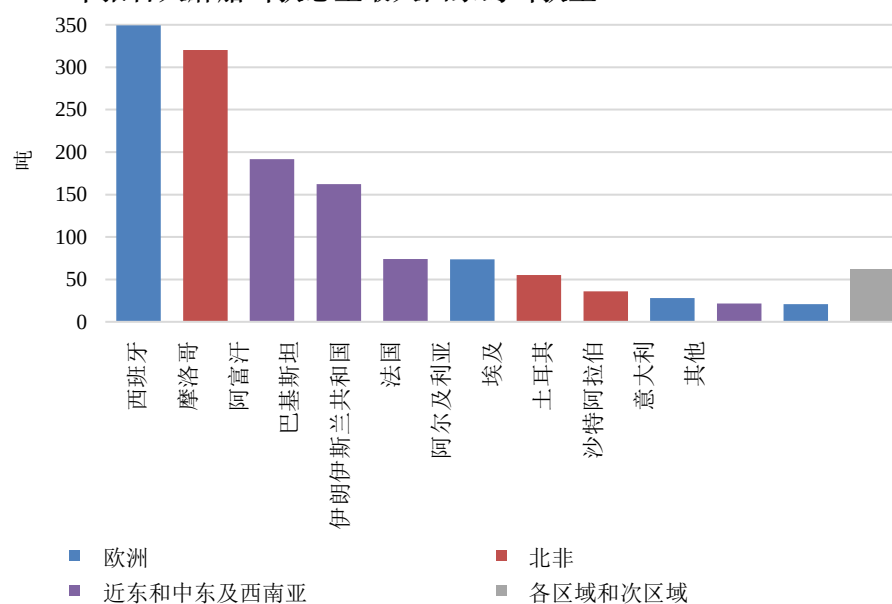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贩运趋势指数基于会员国报告的大麻脂贩运趋势定性信息。

23. 2019 年，西班牙的大麻脂缉获量最大，其后依次是摩洛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¹⁸

图七

2019 年报告大麻脂缉获总量最大国家的缉获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¹⁸ 同上。

24. 基于会员国提供的全球缉获形态和报告，似乎来自摩洛哥的大麻脂主要供应北非、西欧和中欧市场。大多数运往欧洲国家的摩洛哥大麻脂首先运送到西班牙，然后再运至法国、荷兰和该区域的其他国家。¹⁹

25. 阿富汗似乎是全球第二大大麻脂来源国，据 2015-2019 年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来自该国的大麻脂占主要“来源国”提及的所有大麻脂的 18%。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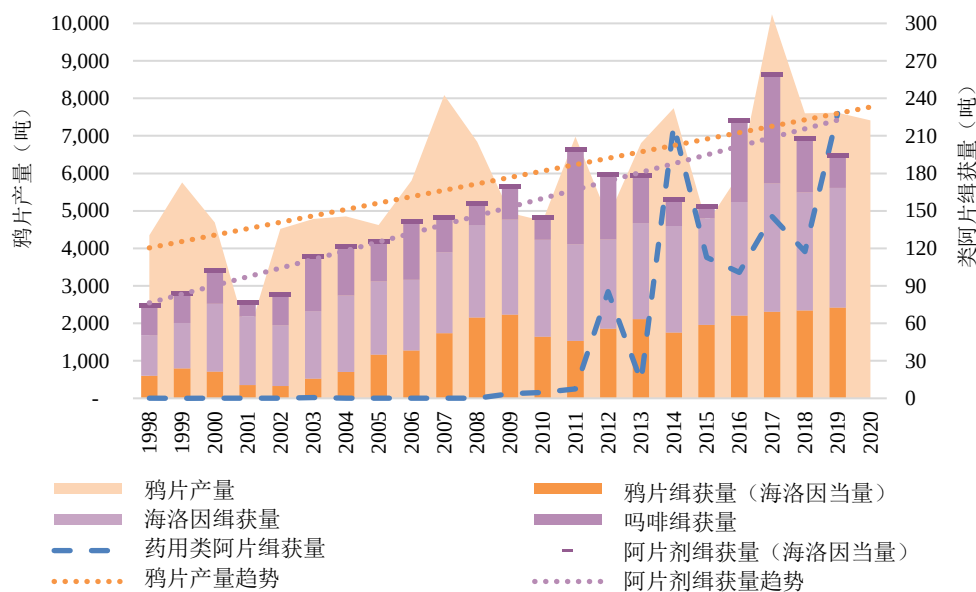
B. 阿片剂

鸦片、非法吗啡和海洛因

26. 在过去 20 年中，鸦片产量和阿片剂缉获量均呈上升趋势。阿片剂缉获地大多在主要鸦片产区或附近。

图八

1998-2020 年全球鸦片产量和类阿片缉获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鸦片调查、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以及其他政府来源）。

注：按 10:1 的比率将鸦片转换为海洛因当量。

27. 在全球层面，2019 年鸦片和海洛因缉获量保持相对稳定。2008-2013 年期间，海洛因缉获量在 72-78 吨之间，在 2017 年增至 103 吨后，2018 年再次降至 95 吨，2019 年增至 96 吨。与一年前相比，海洛因缉获量增加了 3%。就重量而言，2019 年，缉获量最多的阿片剂仍是鸦片（726 吨），其次是海洛因（96 吨）和吗啡（26 吨），不过，换算成海洛因当量后，阿片剂缉获量仍以海洛因为主。尽管 2019 年全球阿片剂缉获量总体减少（按海洛因当量计算，比前一年减少 7%），但其缉获量仍是报告过的前五大缉获量之一。2019 年阿片剂缉获量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吗啡的缉获量减少（比前一年减少 41%）。²¹ 鸦片和吗啡缉获量持续集中在少数国家，全球这两种物质缉获量约 98% 仅来自三个国家。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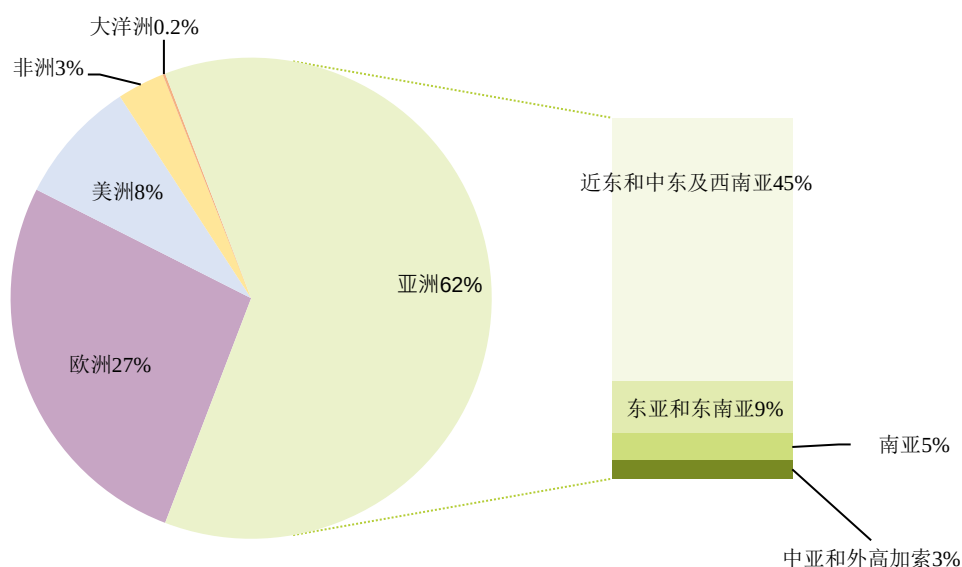
²¹ 同上。

相比之下，2019 年缉获大部分海洛因的三个国家（土耳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缉获量占全球缉获总量的 48%。

28. 2019 年，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报告的阿片剂缉获量仍占全球总缉获量的绝大多数，全球超过 90% 的鸦片产自该区域，该区域报告的阿片剂（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缉获量占全球报告的总缉获量的 76%。201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报告的阿片剂缉获量最多（以等量海洛因计算），占全球总缉获量的一半以上（52%），其后依次是土耳其（10%）、巴基斯坦（9%）、美国（4%）、中国（3%）和阿富汗（3%）。

图九

2019 年全球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的地理分布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2019 年海洛因和吗啡总缉获量为 121 吨。

29. 2019 年，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占全球总量的 9%，并在继续下降；同时，该次区域的鸦片和海洛因产量也持续下降。该次区域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的 59% 是中国报告的。

30. 亚洲之外，2019 年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第二大的区域是欧洲，占总量的 27%；该缉获量在 2016 到 2019 年间增长了两倍，达到 32 吨，创历史新高。尽管 2019 年缉获量仍在增长，增长率却有所下降，由 2017 年的 116% 降至 2018 年的 22%，并在 2019 年降至 9%。²²

31. 在欧洲，2019 年东南欧报告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增幅最大（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 66%），其后依次是西欧和中欧（约 28%），以及东欧（6.5%）。在东南欧，土耳其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最多（占欧洲总量的 62%）。在西欧和中欧，2019 年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报告的缉获量最大，而在东欧，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报告的缉获量最大。²³

²² 同上。

²³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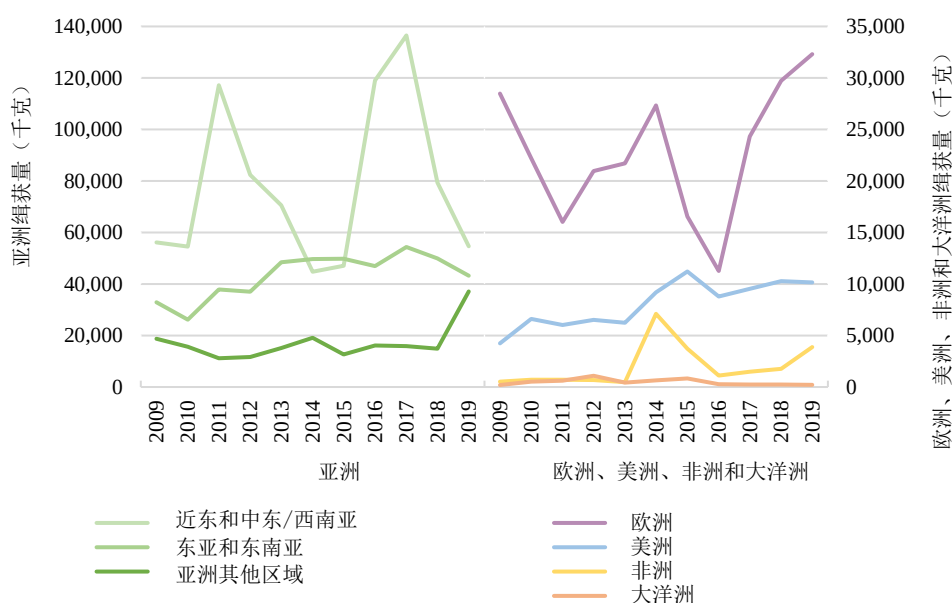
32. 与前一年相比，2019 年美洲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保持稳定（92%集中在北美洲），约为 10 吨，占全球总缉获量的 8%。同年，仅美国就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 83%。按照缉获量递减的顺序，仅次于美国的是墨西哥（该国是该区域鸦片产量最多的国家）、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危地马拉。

33. 2019 年，非洲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接近 4 吨，约占全球缉获量的 3%。这是一年前缉获量的两倍，较 2009 年缉获量增长了七倍。超过 99%的缉获量是海洛因。2019 年，在非洲缉获的大多数海洛因和吗啡来自北非（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 91%），最显著的是埃及（占 2019 年非洲总缉获量的 83%）和南部非洲（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 6%，尤其是莫桑比克）。东非（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 1%）海洛因缉获量最大的国家是肯尼亚。

34. 2019 年，大洋洲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连续第四年减少，达到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占该区域缉获总量的 99%以上。

图十

2009-2019 年按区域分列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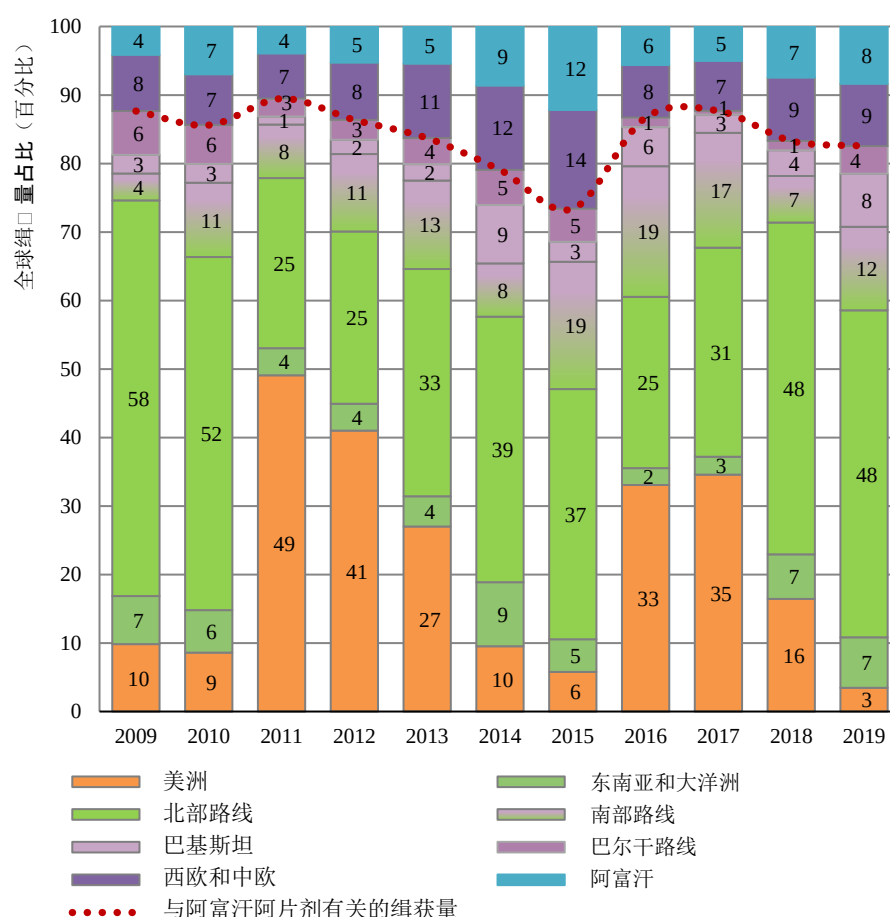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35. 巴尔干路线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贩运路线。2019 年，除了阿富汗缉获的海洛因和吗啡外，巴尔干路线沿线国家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占全球总缉获量的 50%。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缉获 36 吨，土耳其缉获 20 吨，巴尔干国家缉获 1 吨，西欧和中欧国家报告的缉获量又占了 7%，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沿巴尔干路线贩运的。

36. 近年来北部路线沿线缉获量从 2017 年的 1 吨增至 2019 年的 4.5 吨，这表明，2019 年沿北部路线贩运的海洛因可能有所增加。但是，北部路线沿线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占比仍然很低，仅占 2019 年全球总量的 4%。南部路线沿线国家（不包括巴基斯坦）报告的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从 2015 年的 2.7 吨增至 2019 年的 9.4 吨。

图十一

2009-2019 年按主要贩运路线分列的全球海洛因和吗啡缉获量分布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巴尔干路线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高加索的一半和东南欧；南部路线包括南亚、海湾国家和其他近东和中东及非洲国家；北部路线包括中亚、东欧和外高加索的一半。外高加索缉获的海洛因部分来自巴尔干路线，部分来自北部路线，因为其可能沿这两条路线贩运。

37. 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海洛因仍在供应该次区域和大洋洲的市场。据报告，东亚和东南亚及大洋洲的阿片剂缉获量从 2015 年的 13.3 吨减少到 2019 年的 11 吨。该缉获量减少与 2015–2019 年缅甸的鸦片减产超过 20% 同时发生²⁴，可能导致该地区海洛因贩运减少。

38. 美洲的供给仍来自拉丁美洲的主要产区，主要是墨西哥，其次是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供给美国和供给南美洲仍然很小的海洛因市场的海洛因大部分源自这些国家。与之不同的是，加拿大的海洛因大部分来自西南亚。²⁵

²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缅甸鸦片调查》。

²⁵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监测平台，见 <https://dmp.unodc.org/node/1180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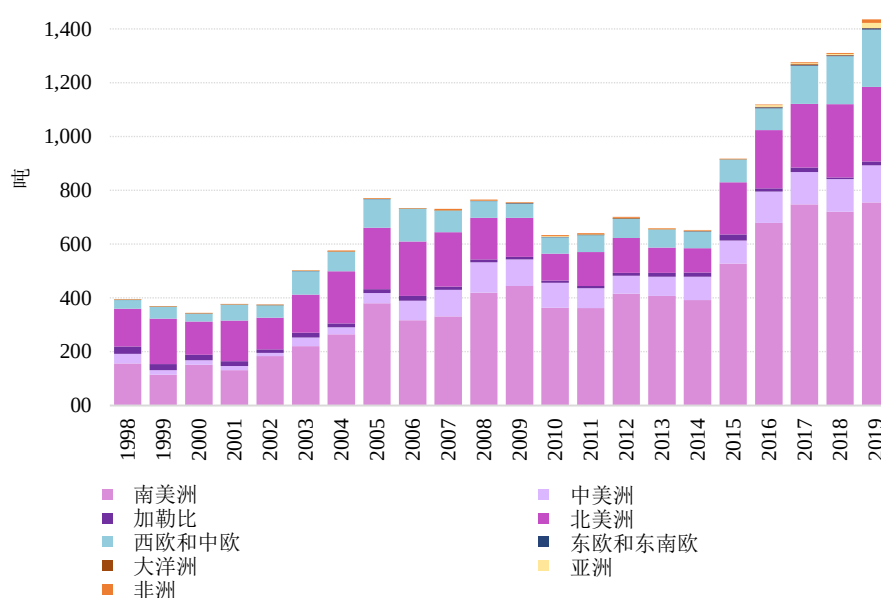
C. 可卡因

39. 2019 年，全球可卡因缉获量与前一年相比达到创纪录水平，增加了 9.6%，达到 1,436 吨（不同纯度）。2009-2019 年期间，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 90%，这可能反映了多种因素，包括可卡因制造、贩运和执法效率的提升。

40. 全球缉获的大部分可卡因仍是在美洲缉获的，占 2019 年全球缉获量的 83%，其中大部分是在南美洲缉获。2018 至 2019 年期间，南美洲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 5%，达到 755 吨，创历史新高，该次区域的大部分国家都报告称缉获量增加。

图十二

1998-2019 年按区域分列的可卡因全球缉获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包括盐酸可卡因、古柯糊、古柯碱和“快克”可卡因。

41. 可卡因缉获量在美洲所有次区域均有所增加。2019 年，北美洲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 2%，达到 277 吨，创历史新高。美国的可卡因缉获量仍占北美洲的绝大多数（94%）。

42. 2019 年，中美洲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 19%，达到 144 吨。2019 年，加勒比次区域的缉获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4 吨（全球总量的 1%）。

43. 2019 年，欧洲可卡因缉获量仍居除美洲外的首位。2019 年该区域的可卡因缉获量增幅超过 20%，达到 218 吨，创历史新高。该区域报告缉获量最多的是西欧和中欧国家，特别是比利时（全球总量的 5%）、荷兰和西班牙（各占 3%）以及法国和葡萄牙（各占 1%）。2019 年西欧和中欧的可卡因缉获量在欧洲总缉获量中占比略高于 97%。

44. 欧洲每个次区域的可卡因缉获量均有增加：西欧和中欧增加了 20%，达到 213 吨；东南欧增加了 64%，达到 3.8 吨；东欧涨幅更大，从 2018 年的 50 千克增至 2019 年的 1.4 吨。²⁶

²⁶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四分册。

45. 相对较小的亚洲可卡因市场可能正在扩大。2019 年，亚洲国家报告的可卡因缉获量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洲和欧洲。亚洲共缉获的 19 吨可卡因占全球总量的 1.3%，为历史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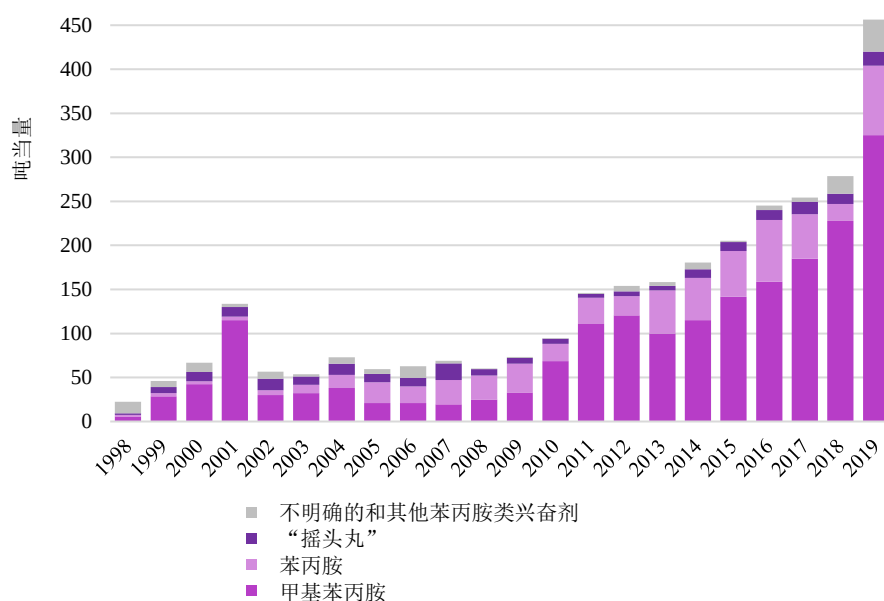
46. 2018 年至 2019 年，非洲的可卡因缉获量几乎增加了三倍，达到了 13 吨，创历史新高（全球总量的 0.9%）。其中西非和中非国家报告的缉获量约为 11.1 吨。

D. 苯丙胺类兴奋剂

47. 全球范围内，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制造仍以甲基苯丙胺为主。²⁷2015-2019 年期间，甲基苯丙胺占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的 72%，其次是苯丙胺（19%）和“摇头丸”（4%）。其他兴奋剂，包括合成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如甲氧麻黄酮、亚甲基二氧吡咯戊酮和甲酮，占其余部分（总量的 0.5%）。²⁸

图十三

1998-2019 年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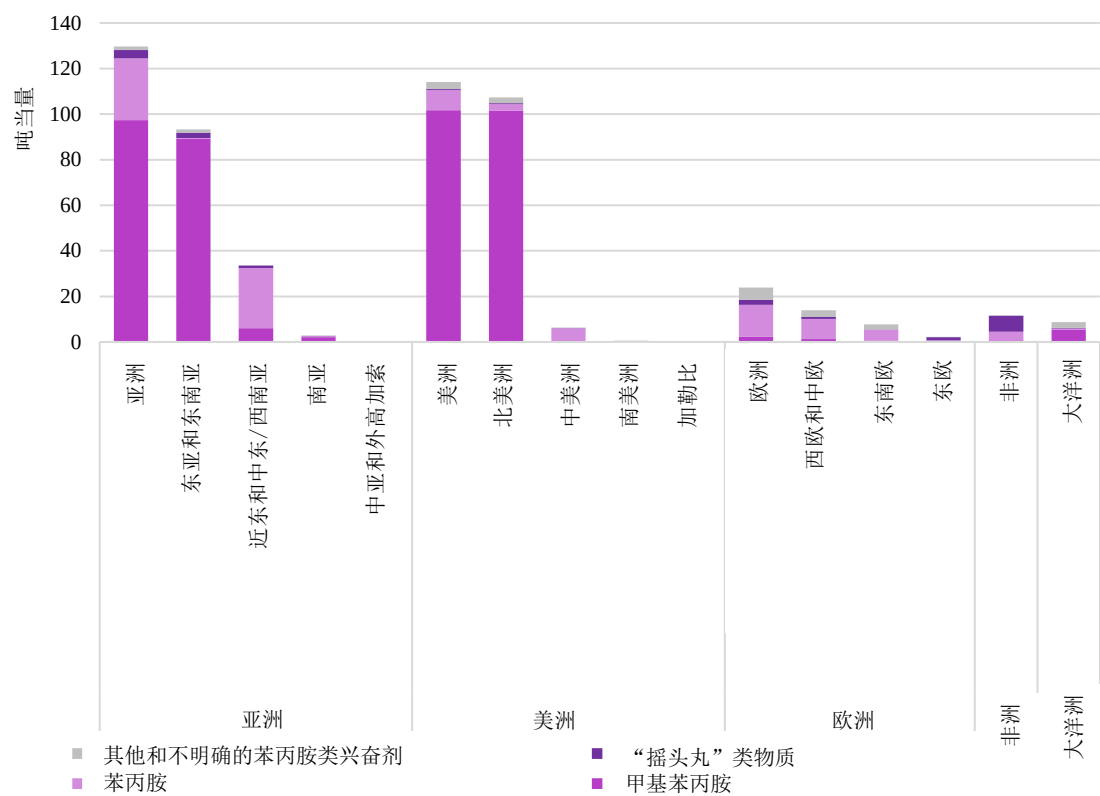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48. 尽管报告缉获苯丙胺和“摇头丸”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2015-2019 年期间，分别为 92 和 101 个国家和地区），但报告缉获甲基苯丙胺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从 2005-2009 年期间的 79 个增至 2015-2019 年期间的 111 个，这表明甲基苯丙胺贩运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扩散显著增加。

²⁷ 同上。

²⁸ 同上。

图十四
2015-2019 年按区域和次区域分列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年均缉获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49. 尽管出现地理扩散，但全球三种主要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几乎有一半都在三个国家缉获：就甲基苯丙胺而言是美国、泰国和墨西哥（占 2015-2019 年甲基苯丙胺缉获总量的 47%）；就苯丙胺而言是沙特阿拉伯、危地马拉和土耳其（45%）；就“摇头丸”而言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54%）。²⁹

甲基苯丙胺

50. 全球甲基苯丙胺市场，主要是北美洲、东亚和东南亚，持续扩张。体现甲基苯丙胺贩运趋势的定性信息以及基于人口调查的价格、戒毒治疗机构和药物滥用流行程度等若干指标表明，特别是自 2009 年以来，全球甲基苯丙胺市场在东南亚和北美洲这两个最大市场不断扩张。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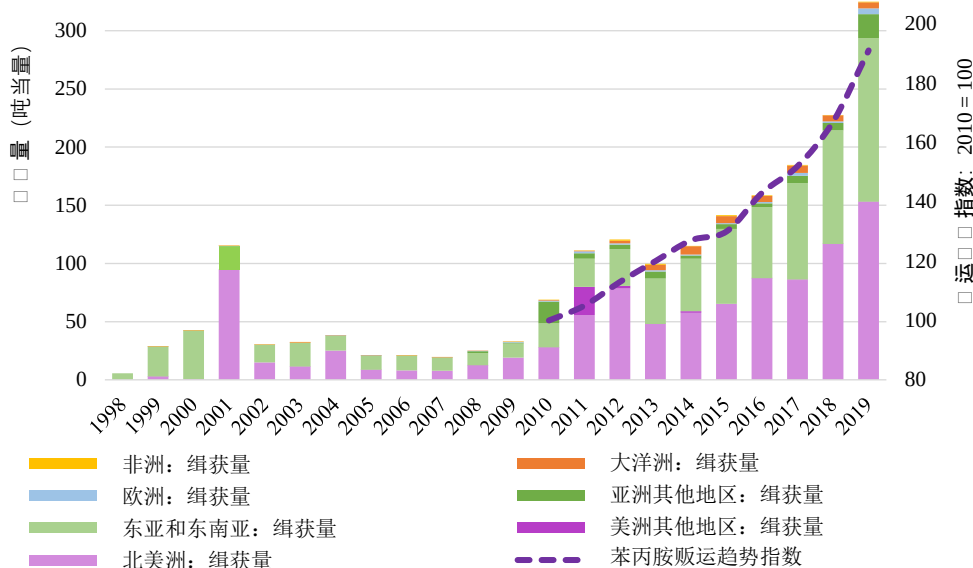
51. 甲基苯丙胺仍主要在北美洲及东亚和东南亚缉获，缉获量分别占 2015-2019 年甲基苯丙胺总缉获量的 49%和 43%。2019 年，全球范围内甲基苯丙胺缉获量最高的是美国，其后依次是泰国、墨西哥、中国和缅甸。

²⁹ 同上。

³⁰ 同上。

图十五

1998-2019 年全球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和报告的甲基苯丙胺贩运趋势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贩运趋势指数基于会员国报告的甲基苯丙胺贩运趋势定性信息。

52. 2009-2019 年，东亚和东南亚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增加了十二倍，达到 141 吨。³¹这一时期内，该次区域每一年报告甲基苯丙胺缉获量最高的都是中国，2018 年和 2019 年除外，这两年缉获量最高的是泰国。2019 年，泰国缉获量占该次区域总缉获量的 38%，其次是中国（18%）、缅甸（14%）和印度尼西亚（13%）。

53. 2019 年，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相对于前一年增加了几乎 160%，达到 16 吨，自 2009 年来增加了超过二十倍。201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13.6 吨）占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缉获量的 84%。但是，近年来报告缉获量涨幅最大的是阿富汗，其缉获量从 2018 年的 182 千克³²增至 2019 年的 1,251 千克，³³超过了巴基斯坦报告的缉获量（2019 年缉获 870 千克）；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阿富汗毒品制造的增长。

54. 2009-2014 年，在大洋洲缉获的甲基苯丙胺数量显著上升，但 2015-2019 年，缉获数量稳定在 5 至 6 吨。³⁴

55. 在欧洲，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虽然仍相对有限，但在 2018-2019 年间增长了四倍，2009-2019 年间增长了七倍以上，2019 年缉获数量达到 5 吨以上。2015-2019 年，欧洲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西欧和中欧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占该区域总缉获量的近三分之二。³⁵

³¹ 同上。

³² 同上。

³³ E/INCB/2020/1。

³⁴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四分册。

³⁵ 同上。

苯丙胺

56. 尽管每年都有波动，但全球苯丙胺缉获量在过去的 20 年间显著增加，2019 年达到 79 吨，创历史新高。会员国（2010-2019 年期间平均每年 20 个国家）报告的贩运趋势也表明，苯丙胺贩运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加。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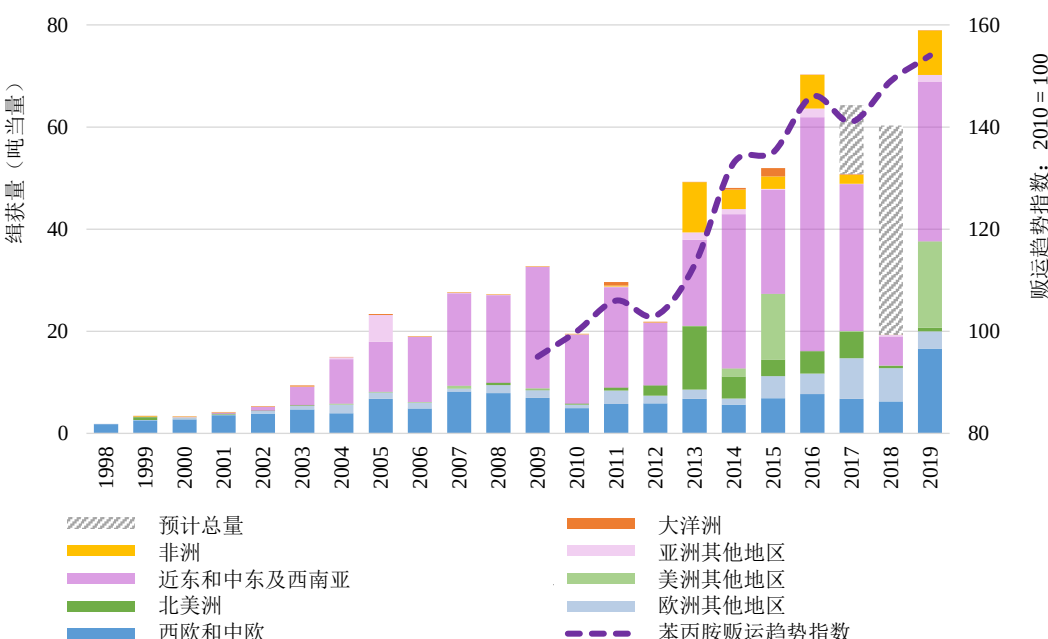
57. 2015-2019 年期间，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和欧洲（主要是西欧和中欧）的苯丙胺缉获量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分别为 49%和 26%。³⁷

58. 2019 年，欧洲报告的苯丙胺缉获量有所增加。2019 年，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仍占全球苯丙胺缉获量的大部分，该年的总缉获量为 31.2 吨，占全球总缉获量的 39%。2015-2019 年期间，近东和中东及西南亚的苯丙胺片剂缉获量最多，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报告了苯丙胺片剂缉获量。2019 年，沙特阿拉伯缉获了近 1.46 亿苯丙胺片剂，约旦缉获 2,300 万片剂，科威特和黎巴嫩各缉获 400 万片剂，伊拉克缉获 60 多万片剂。³⁸

59. 苯丙胺（“captagon，芬乃他林”）片剂也被从近东和中东经由埃及贩运到利比亚。例如，在 2020 年 12 月，埃及当局在塞得港的一个集装箱中缉获了 800 万“芬乃他林”片剂，这些片剂当时正在运往利比亚的途中。该集装箱来自贝鲁特，而“芬乃他林”似乎也来自黎巴嫩。³⁹

图十六

1998-2019 年全球苯丙胺缉获量和报告的苯丙胺贩运趋势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预估的总数是基于以下假设：2017 年或 2018 年未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国家的苯丙胺缉获量没有变化。贩运趋势指数基于会员国报告的苯丙胺贩运趋势定性信息。

³⁶ 同上。
³⁷ 同上。
³⁸ 同上。
³⁹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监测平台。

“摇头丸”类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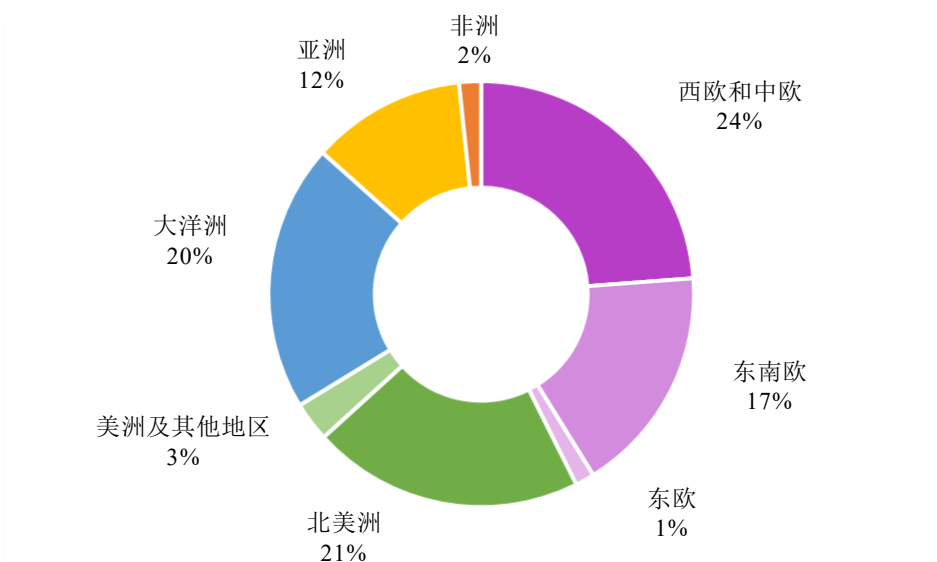
60. 拆除的“摇头丸”实验室数量、缉获量、缉获的“摇头丸”类物质质量以及报告的贩运趋势等若干指标表明，从 2011 年至 2019 年，该毒品的供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不过，由于为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了限制措施，这一趋势在 2020 年似乎已发生了逆转。^{40,41}

61. 全球“摇头丸”类物质缉获量在 2011 年达到低点后几乎翻了两番，在 2019 年达到 16 吨，是有史以来报告的第二高水平。自 2011 年以来，几乎所有区域的“摇头丸”类物质缉获量都明显增加。2019 年，欧洲“摇头丸”类物质的缉获量增加了 4 倍，达到 7 吨。

62. 总体而言，2015-2019 年，共有 101 个国家报告缉获了“摇头丸”类物质，比 1995-1999 年的 71 个国家有所增加。这一变化表明，在过去的 20 年中，“摇头丸”类物质的贩运在地域上有所扩大。对个别缉获量的分析表明，欧洲、东南亚、美洲和澳大利亚“摇头丸”类物质的贩运量相当大。⁴²

图十七

2015-2019 年全球“摇头丸”缉获量区域分布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63. 某些国家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主导全球某类毒品的缉获量，但与其他许多毒品不同的是，“摇头丸”类物质的情况似乎变化得相当频繁。比如，2014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澳大利亚报告的“摇头丸”类物质缉获量最大，2018 年土耳其的缉获量最大，而 2015 年和 2019 年美国的缉获量最大。不过，欧洲国家仍是主要的“摇头丸”类物质缉获国。在 2019 年报告“摇头丸”类物质缉获量最多的 15 个国家中，有 9 个欧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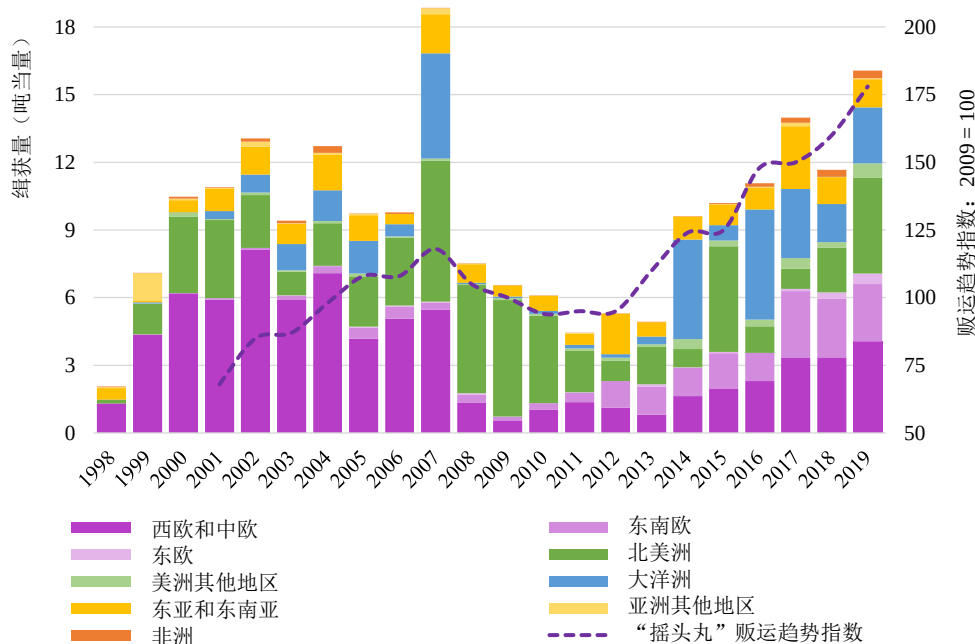
⁴⁰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监测平台。

⁴¹ 全球毒品问题调查，全球毒品问题调查 COVID-19 特别版：主要结果报告，“全球毒品问题调查 COVID-19 特别版”。

⁴²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监测平台。

图十八

1998-2019 年全球“摇头丸”缉获量和报告的“摇头丸”贩运趋势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注：贩运趋势指数基于会员国报告的“摇头丸”贩运趋势定性信息。

E.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64. 2020 年 12 月，126 个国家的国家权威机构和法医实验室查明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共达到 1,047 种⁴³，是国际管制物质数量的三倍。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很多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只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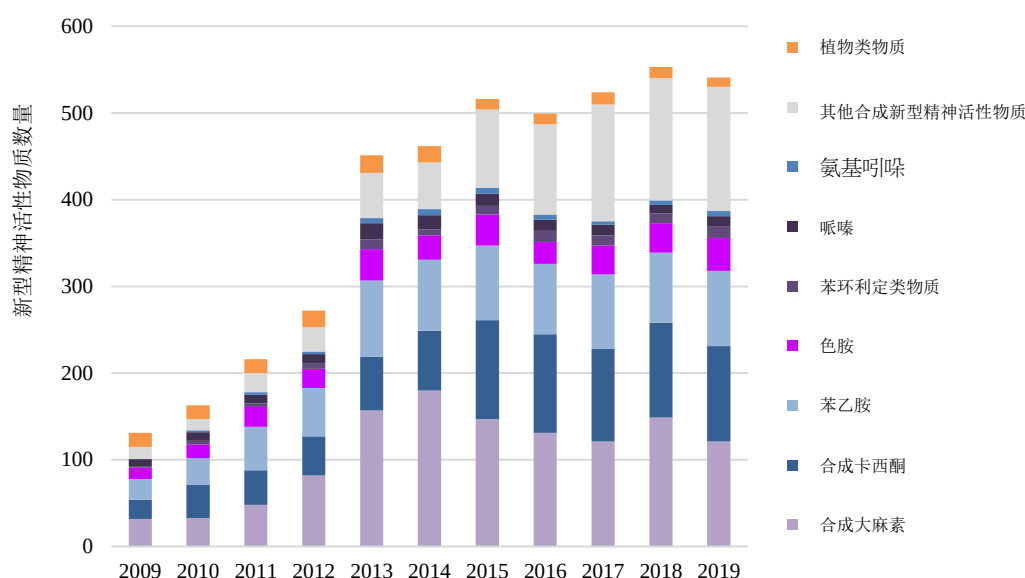
65. 经过 2009 至 2015 年间的迅速扩张后，每年进入各个国家毒品市场的新型物质的数量已趋于稳定。2019 年，尽管会员国查明并报告了 541 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但其中许多物质在前几年就已经进入全球市场，2019 年全球一级首次识别出的物质只有 71 种，低于 2013 年 163 种物质这一峰值。⁴⁴

⁴³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预警信息库。

⁴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区域多样性及将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列入附表对其趋势的影响”，全球智能更新（Global SMART Update），第 25 卷（2021 年 4 月）。

图十九

2009-2019 年会员国查明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按物质类别分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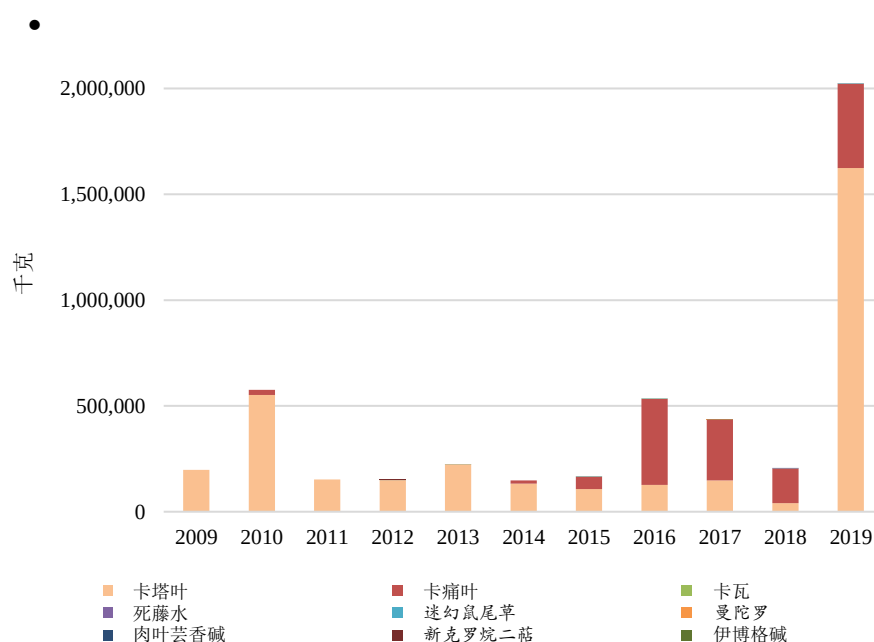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预警信息库）。

66. 缉获数据表明，无论是从最常缉获的物质还是从缉获的国家来看，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市场都在发生转变。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缉获趋势显示，2000 年之后的缉获量显著上升，2015-2019 年又急剧下降，只有苯乙胺和合成类阿片的缉获量在 2015-2019 年间有明显增加。

67. 2019 年缉获量最多的植物类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主要是卡塔叶（主要在阿拉伯半岛国家，其次是北美洲国家、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其次是卡痛叶（主要在马来西亚，其次是泰国）。

图二十

2009-2019 年全球植物类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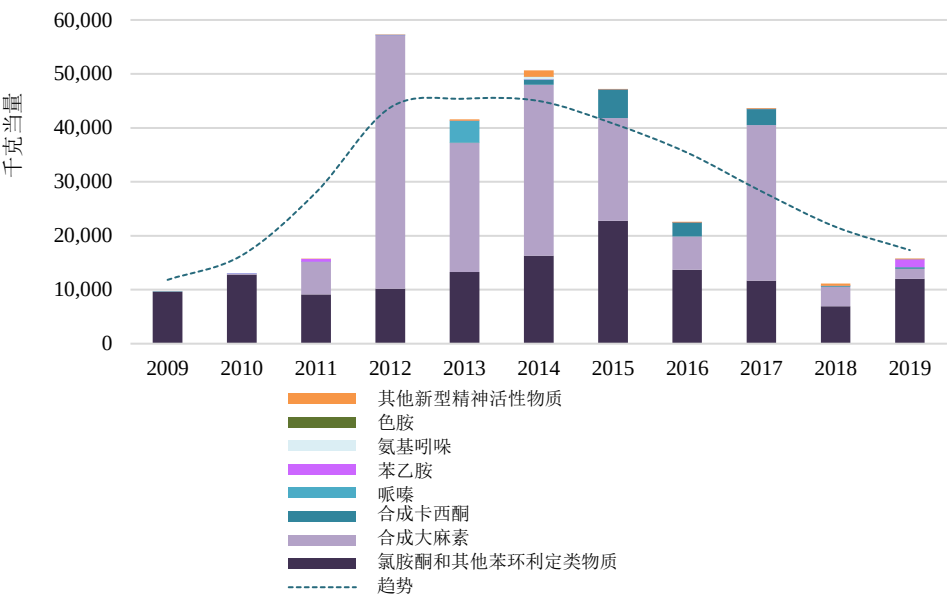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68. 尽管报告的合成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量降幅最大，但多年来，此类物质的贩运在地域上有所扩大，报告缉获量的国家数量从 2009 年的 21 个增至 2016 年后的约 50 个，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全球市场中心似乎已从最初出现时的北美洲、西欧和中欧转移到了其他区域。

图二十一

2009-2019 年全球合成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量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对年度报告调查表的答复）。

F. 互联网毒品贩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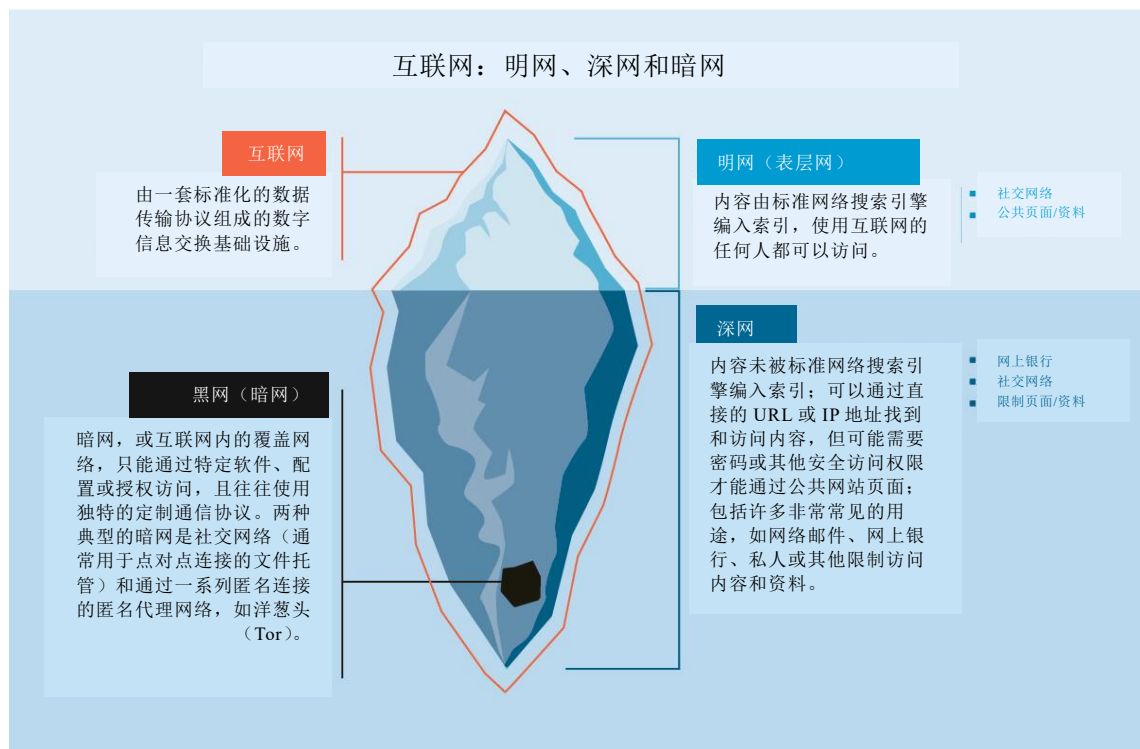
69. 受管制药物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可以在不同层次的互联网上营销和出售：在明网上，有时使用加密的通讯工具；在一些社交媒体应用上；以及在构成深网一部分的暗网上。

70. 尽管海洛因、苯丙胺类兴奋剂、大麻、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线上销售只能在深网上的匿名平台进行，但明网上却在销售供应这些传统毒品市场的产品，尤其是合成毒品。如今，一些单独经营或通过成熟的在线商业平台经营的毒贩公开出售供应合成毒品市场的物质，包括前体、前前体、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受管制药物。⁴⁵

⁴⁵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二分册，《全球概况：毒品需求、毒品供应》（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图二十二

互联网：明网、深网和暗网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二分册，《全球概况：毒品需求、毒品供应》（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71. 对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明网上供应合成毒品市场的物质的 1,000 多份销售清单的分析表明，买卖双方的交易集中在电子商务网站、在线化学品市场和社交媒体平台。⁴⁶

72. 近来趋势表明，明网毒品相关销售活动可能会继续转变和发展，以应对执法和政策行动。在不久的将来，使用其他较隐蔽明网平台的现象可能会愈加普遍。⁴⁷

黑网毒品贩运

73. 多年来，黑网毒品贩运的特点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变化不大。特定软件（如 Tor（洋葱头））确保匿名性、毒品选择广泛、黑网覆盖全球以及使用加密货币的特点大体不变。

74. Tor 网络上的市场数量从 2011 年的一个增至 2019 年的 118 个。同时，加密货币和匿名通信应用推动了暗网和黑网的广泛使用，也助长了商品和服务（尤其是毒品）的非法交易，出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也大幅增加。⁴⁸

75. 过去十年出现了 100 多个暗网市场平台，但其中许多平台，包括最大的平

⁴⁶ 迈克尔·洛穆勒，妮可·库克，洛根·保利著，“致命交换：数字时代的合成毒品网络”（华盛顿特区高级国防研究中心，2020 年）。

⁴⁷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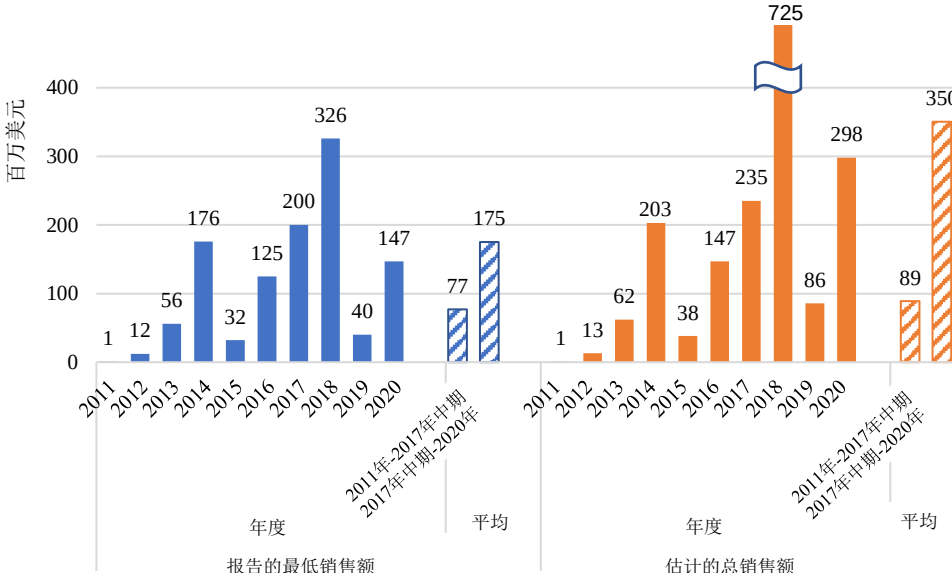
⁴⁸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二分册。

台，仅持续了很短时间，其部分原因是执法行动、所有者制造退出骗局以及“自愿关闭”⁴⁹。尽管暗网市场波动性如此之高，对 2011-2020 年⁵⁰运营、主要销售毒品的 19 个主要暗网市场进行的分析表明，在 2011-2020 年期间，暗网销售总体呈上升趋势，只有 2019 年有所下降。

76. 与非法药物总销售额相比，这些主要暗网市场的销售额似乎一直不多。在 2017-2020 年期间，暗网年均销售额达 3.5 亿美元，其中约 90%（即 3.15 亿美元）与毒品有关，约占美国和欧洲联盟估计的每年非法药物零售额总和的 0.2%。⁵¹

图二十三

2011-2020 年主要毒品销售市场的黑网销售额：报告的最低销售额和估计的总销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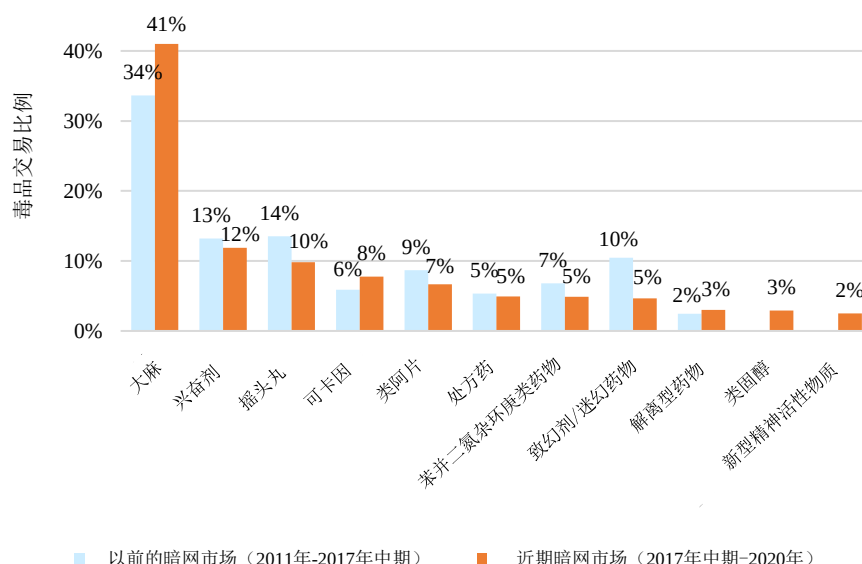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分析、估计以及 Hikari 实验室的数据）。
注：基于 19 个主要暗网市场（Agora、AlphaBay、Berlusconi Market、Black Market Reloaded、Cannazon、Dark Market、Dream Market、Empire、Evolution、Hydra、Hydra Market、Pandora、Silk Road 和 Silk Road 2、TradeRoute、Valhalla、Versus、Wallstreet 和 Whitehouse）的数据。

77. 对 2011-2020 年 19 个主要暗网市场的毒品交易进行的分析发现，大麻所占份额最大，且其份额不断增加。除大麻外，所占份额最大的物质是合成兴奋剂、“摇头丸”和可卡因。暗网上销售的类阿片包括羟考酮、氢吗啡、氢可酮、可待因、丁丙诺啡、美沙酮、曲马多、他喷他多、芬太尼和海洛因。⁵²

⁴⁹ 同上。
⁵⁰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基于 Hikari 实验室原始数据的分析。
⁵¹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基于格雷戈里·米吉特等著，《2006-2016 年期间美国吸毒者的非法药物支出》（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19 年）；欧洲毒品和毒品成瘾监测中心与欧洲联盟执法合作署，《2019 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局，2019 年）；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基于 Hikari 实验室原始数据的计算。
⁵²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基于 Hikari 实验室原始数据的分析。

图二十四

2011年-2017年中期与2017年中期-2020年19个主要暗网市场上的毒品交易分布，按毒品类别分列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分析、估计以及 Hikari 实验室的数据）。

注：2011 年至 2017 年中期分析的市场（按运行日期排序，从最早到最近）有：Silk Road、Silk Road 2、Pandora、Hydra、Black Market Reloaded、Agora、Evolution 和 AlphaBay。2017 年中期至 2020 年分析的市场（按运行日期排序，从最早到最近）有：Berlusconi Market、TradeRoute、Valhalla、Wallstreet、Dream Market、Cannazon、Empire、Dark Market、Hydra Market、Versus 和 Whitehouse。

G. COVID-19 的影响

78. 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获得的数据和定性信息显示，COVID-19 大流行暴发后出现了各种动态变化，一些毒品市场并无变化，另一些则在最初出现中断后迅速恢复，或者投机取巧，变换路线和作案手法。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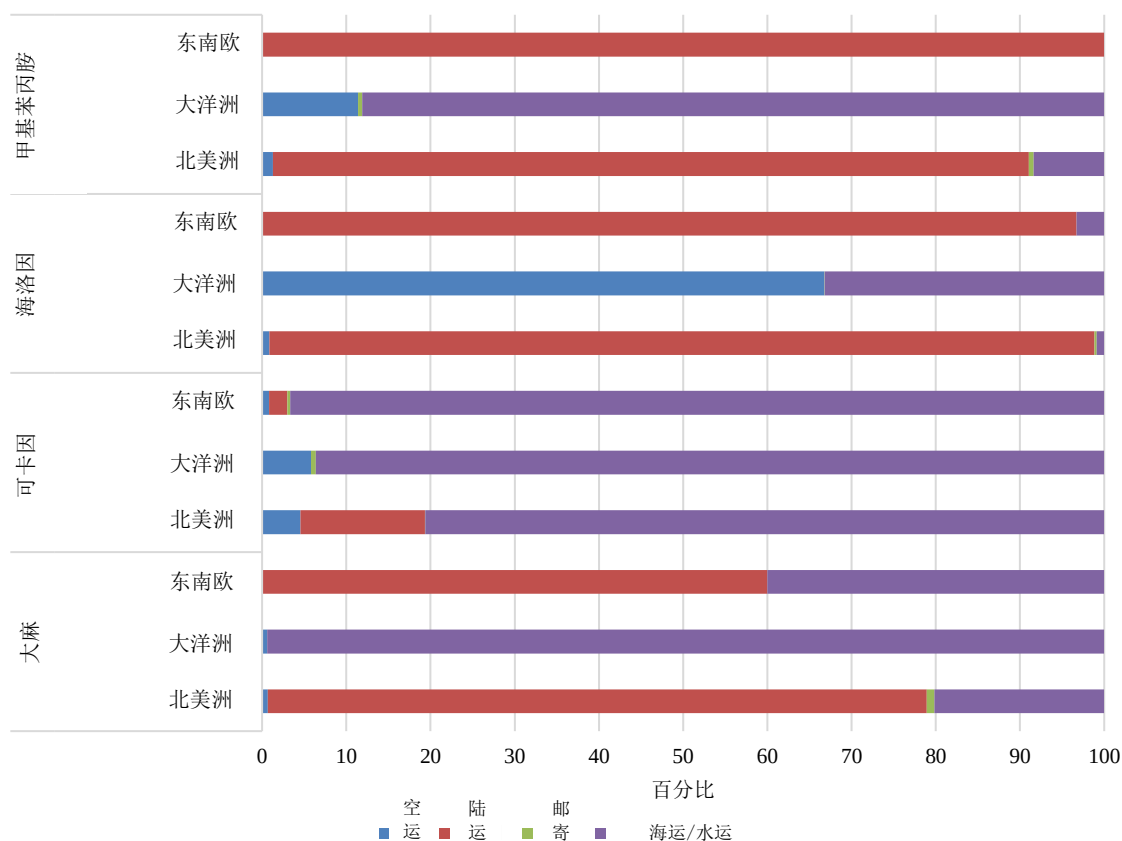
79. 2020 年，阿片剂和古柯叶的生产以及合成毒品的制造几乎未受影响，但可卡因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中断，因为当时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买方无法进入古柯生产区。然而，COVID-19 有关限制措施放宽后，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80. 总的来说，事实基本证明毒品市场能适应 COVID-19 带来的变化。在最初的封锁期，毒品贩运显著放缓，但解除限制措施后不久就又恢复至疫情封锁前的相同水平甚至更高水平。在许多区域，到 2021 年初，毒品贩运似乎继续以 COVID-19 暴发前的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进行。空运和陆运毒品的缉获受疫情造成的中断影响最大，海运路线受到的影响则较小。

⁵³ 《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五分册，《COVID-19 与毒品：影响展望》（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图二十五

COVID-19 大流行之前按运输方式分列的选定国家和地区的可卡因、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缉获量（2016-2019 年的平均缉获量）分布



来源：《2021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数据基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检测平台）。

注：次区域是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的。“可卡因”包括可卡因碱、盐酸可卡因、古柯糊、可卡因盐以及缉获的归类为可卡因类的物质。“大麻”包括大麻药草、大麻脂和大麻类物质。当前数字基于个别重要缉获的信息，这些缉获是在所有相关缉获中随机确定的一个子集。

81. 不同毒品市场以不同方式受到最初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海洛因贩运基本没有减少，但 2020 年第二季度，拉丁美洲的可卡因贩运放缓，这可能与供应冲击有关。欧洲这一时期缉获大量可卡因，表明毒品贩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中断，这可能是由于供应链中的现有毒品库存可以继续贩运，使供应链的势头得以维持。

82.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若干区域截获的可卡因和海洛因货运规模有所增加（例如，西南亚的海洛因，欧洲的可卡因和北美洲的各种毒品），这可能表明全球出现大规模毒品贩运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与 COVID-19 危机有关，因为这或许是贩毒组织应对清理库存需求和贩毒机会减少的策略。然而，根据现有数据难以确定这一趋势是与 COVID-19 同时发生的还是由其引起的。

83. 2020 年全年，海上、水路路线以及私人飞机贩运呈上升趋势，而通过商业航空运输贩运少量毒品的情况有所减少。

84. 零售方面，贩毒者迅速适应并使用新方式来分销毒品。在许多国家，贩毒者在出行限制期间抓住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机会，在不同情况下继续分销毒品，例如，利用外卖配送服务或将毒品藏在个人防护装备中。

85. 鉴于暗网市场网站波动性大，因此确定 COVID-19 大流行对暗网毒品贩运的影响颇具挑战。一些分析表明，购买少量大麻的情况有所增加，而大量购买的情况有所减少。其他研究表明，暗网毒品销售没有发生变化，或是暗网销售有所下降。邮寄毒品的情况增加，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点，这表明本次大流行病可能加快了目前远程或无接触购买毒品的趋势。同样明显的是，一个针对俄语客户的市场——Hydra 市场于 2020 年在暗网上扩张，不过其扩张可能与大流行病本身并无关系。

四. 结论

86. 大麻的种植和生产影响所有区域。2019 年，全球大麻药草的缉获量下降 12%，大麻脂的缉获量增加 7%。

87. 2020 年全球罂粟种植面积回升，比前一年增加 24%，达到 294,350 公顷。全球鸦片和非法吗啡的缉获量仍然集中在阿富汗和其邻国，而海洛因的缉获量则覆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全球海洛因的缉获量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呈上升趋势，在 2019 年保持稳定，约为 96 吨。

88. 2019 年，古柯树种植总面积多年来首次减少 5%，达到约 23.42 万公顷。全球可卡因缉获量继续增加，2019 年达到 1,436 吨，比前一年增加 9.6%。

89. 2019 年，报告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456 吨。以北美洲、东亚和东南亚为主的全球甲基苯丙胺市场继续扩大。苯丙胺和“摇头丸”类物质的缉获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90. 2020 年，鸦片和古柯叶生产以及合成毒品制造几乎没有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可卡因相关产品的供应链最初短暂中断，在大流行相关的出行限制措施放宽后，很快就恢复了生产。